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九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

卻說天錫、應元押解了錢吉一千人赴省，一路無話。不日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頭站伴當引入公館歇下。提刑檢討賀太平早接到文書，已委員弁來查點人犯，收入監禁。一切公項使費，俱是畢應元去說合。那應元才本能乾，又善說詞，此次解犯費項，卻不吃虧。當日，天錫換了公服，到檢討司前稟參。恰好衙中發晚鼓時候，賀太平尚未退堂，當時放參。天錫隨著那承局參見了，遞上由冊折子。賀太平看了，打鼓退堂，隨教天錫內衙相見，賜坐，問道：「此案人犯，盡可委員弁解送，太守何必親來？」天錫便將恐群盜翻供，劉安撫處須得打點之事說了。賀太平道：「此說也是，但不知太守帶了多少打點銀兩？」天錫道：「五百兩銀。」賀太平道：「濟得甚事！這劉安撫是個極要錢的人，一切房費、盤費、過堂公款、硃墨紙筆，都休算上，只是通內堂，極苦也須得一千兩銀子；兜底包到，裡裡外外，總須二千餘兩，方只看得過。」天錫道：「似這般怎地好？」賀太平道：「我也拮據得緊，不能全行替你成全。你再去商量得五百兩來，我遮莫與你湊一千兩幫助你。」天錫拜謝道：「得恩相如此成全，卑府方放下心。」

當下天錫辭了賀太平，回到公署，與畢應元商量，恁地再得五百兩。應元道：「前日卑職原說這點銀子不夠，此刻若回曹州，往返多日。不如想個樹上開花的法子，安撫衙內當案王孔目，卑職與他廝熟，太尊只須立紙文書與他，待結案時交付，豈不省一番急迫。」天錫依言。應元便去見了王孔目說明，王孔目也依了。上下都打點明白，那安撫使劉彬方才掛牌放參。天錫帶了由冊折子，並檢討使的公文稟見。那劉彬升廳，驗了案由，問了備細，天錫一一稟了。劉彬教天錫且退，帶錢吉一千人上來審訊，錢吉等都供認了。

劉彬將錢吉等收禁，途與那幾個幕賓商議具奏，奏稱大略云：宋江不受招安，陽遣錢吉等迎接詔書，陰遣賊目喬扮武妓，刺殺天使侯蒙，搶去詔書。錢吉等懼罪自首，供出喬扮武妓之賊目郭盛，在逃無獲。臣伏查錢吉等，雖屬賊黨，訊據不知情由，且見天使被害，畏罪自首，應姑免死罪，刺配沙門島。查取職名，侯蒙遇害在前，護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蓋天錫任事在後，應免其失察之咎。前任知府某雖有失察，已死無庸議。其賊目郭盛，訊據已逃回梁山泊，應俟就擒之日，歸案訊結。是否允洽，伏乞睿斷等語。繕畢，便請賀檢討一同會衙具奏。賀太平道：「此案事關大盜逆命，鎮撫將軍張繼，亦須知會他。」劉彬道：「檢討說得是。」就命備文移知張繼。那張繼是助戚之後，世襲侯爵，鎮守山東全省地方。雖是督領重兵，為一方閫帥，卻是為人懦弱無能，一切軍務大事，全仗夫人賈氏替他決斷。

閒話慢表，當日劉彬依賀太平之言，移知張繼去訖。忽報新任曹州府知府，從東京到來稟見。劉彬見了手本大喜。你道這新任曹州府知府是誰？卻是高太尉的兒子高衙內。原來高衙內自從被陳麗卿割去耳鼻之後，高俅謊奏稱是收捕陳希真受傷，官家准記其功，且賜醫藥。所以他以為不以為辱，反以為榮。得他老子之力，銓選曹州知府。那劉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，今見高衙內，怎不奉承他。當時參見罷，即請入內堂私禮相見，宴會贈送，自不必說。劉彬就教蓋天錫將曹州府印信交代高衙內，留天錫、畢應元在都省公幹。高衙內接了印信，辭了各上司，帶了僕從，得意揚揚到曹州赴任去了。早有細作報與梁山，那林沖在濮州一聞此信，便有攻打曹州之心。看官且莫性急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當日戴宗、呂方兩個離了曹州府，行了二百多里，方才天晚。二人卸去甲馬，尋客店歇了，就住在店內。等了三日，不見畢應元一千人到來，二人疑惑，戴宗道：「呂兄弟且在此等待，我迎上去看來。」當日戴宗拴了甲馬，作起法來，仍轉曹州，正撞著蓋知府、畢押獄解錢吉一千人動身。戴宗大驚，飛忙回到下處，說與呂方。呂方也吃了一驚，二人急回梁山，報知宋江。宋江見呂方已回，大喜，遂罷攻打曹州之事。戴宗稟說前因，吳用便道：「此是番犬伏窩之計，錢吉等如何省得，必然被害。他既放呂方，必然謊奏朝廷，反說我們不是。可煩戴院長速去東京探聽消息。」宋江道：「說得是。」戴宗領命，當日紮扮下山去了。宋江見呂郭二人都回山寨，並無損傷，稍為放心，遂簡練軍馬，觀看動靜。

且說戴宗直到東京，逕投范天喜家，具道來意。天喜道：「怎的山泊裡壞了天使，把這招安弄決裂了？」戴宗道：「你怎麼顛倒說是山泊裡壞了天使？這都是陳希真那賊道遣女兒來刺殺天使，阻我梁山招安之路，現有公明哥哥與太師的書信在此。」天喜道：「你休題太師，目下官家盛怒，已將大師貶去三級，現為工部侍郎了。」戴宗驚道：「此卻為何？」天喜道：「說也可恨，那日官家御司天台，占望雲氣，忽見太陽中心有一顆黑子，有棋子大小，當問左右近臣。彼時道士郭天信在旁，侍陪聖駕。那廝深曉天文，當時奏道：日中有黑子，是大臣欺蔽君王之象，恐宰輔侵權，望官家留意。天子聽信此言，深疑在太師身上，恩禮漸漸衰薄。昨接到山東安撫司奏章，稱說錢吉等供認，刺殺天使侯蒙之武技，乃是我山寨中郭盛頭領。天子覽奏大怒，當喚入太師，大加申斥。那陳?、宋昭等一班兒從旁和哄。若不虧董郡王、高太尉力救，定將太師發配州軍編管，如今已降了侍郎。這不打緊，如今官家又懸一口上方劍在至德殿上，有旨說：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，立斬不赦。此刻只等種師道征遼奏凱，便拜大將征討梁山。聖意已定，天怒難回，誰敢多說。」戴宗聽了大驚道：「似這般說怎好？現在公明哥哥有信，多多拜上大師，求他鼎力周全，兄長可怎生引我去面見太師？」天喜道：「太師此刻已是不在其位，況近日憂愁成病，未便引你去相見。這信，我與你呈遞上去。」

當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裡，將書信傳遞入去。次早，太師喚天喜入後堂多時；天喜回家，將了蔡京的回書與戴宗，說道：「太師吩咐，多多致意宋頭領，千乞看顧我的女兒、女婿。此刻雖失天寵，童貫與我心腹交，我的事便是他的事，我重托他好歹在聖上前週全貴寨，眾位頭領放心為要。」又有許多金帛賞賜戴宗。

戴宗收了，不敢怠慢，當時別了天喜，拽起大步，作法回梁山泊去了。一見宋江，備說一切，呈上蔡京回書。眾頭領聽了，俱各大驚。宋江聽了朝廷不准招安，蔡京卻失了寵，又喜又憂，對吳用道：「可恨陳希真害了天使，劉彬這伙奸賊竟橫架在我身上。枉是冤屈難明，不如興師去打猿臂寨，擒得陳希真父女來，不愁沒分辨處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之言極是，小可所以說過，不乘此刻攻打陳希真，待他養成氣力，急切難圖。近日狄雲兄弟又病故了，此仇更當報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報差到猿臂寨去的下書人回來，有陳希真回信帶轉。宋江喚入問道：「那陳希真如何？」下書人稟道：「那陳希真一見了大王爺的書信，分欵敬，留小人客館安歇。連留三日，酒筵相待。小人恐?日期，苦辭要行。陳希真方付了這封回書，又與了小人好多金銀。」宋江、吳用心中疑惑，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寫得甚是謙卑，卻也歡喜。當時拆信與眾頭領同目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「總督猿臂、青雲、新柳三營都頭領陳希真，謹覆書於梁山泊主宋公明閣下：嘗聞古人有言：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萬歲更相送，賢聖莫能度。撫易盡之光陰，而不於其間作消遣法者，愚人也。希真有生之後，虎豹其姿，豺狼其性，目盡圖書，心通鬼物。幸生當盛時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為無可為，遂移情方外，從事於導引辟谷，與夫朝菌蟪蛄度長黎大，不過一消遣法也。既而見忤於當道，遂潛伏爪牙，苟全性命。不意公明方快心於沂州之野，蚩尤橫飛，驚霆不測，地軸震蕩，百川亂流，巔無安巢，淵無恬鱗，俾希真失其棲遲，於是嘯聚猿臂，為通逃淵藪，膾肝殺越，行所無事。希真初不知綠林為終南捷徑，而逆天害道，公然行之者，亦不過為消遣法也。希真既有猿臂，而公明之青雲山當我咽喉，希真規取形勢，欲戎馬出入之利，是以襲而取之。臥榻之下，原非人酣睡地，不足問也。卓哉公明！談忠論義，天下英雄莫不頹首。又蒙誼不遐棄，雖不肖如希真者，尚不憚以此二字諄諄惠誨，此團希真所未嘗習聞者也。雖然，往訓有言：不肯所事曰忠，行而宜之曰義。又曰：智足以欺王公，而不足以欺豚魚；忠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，而不足以動盜賊之心。何則？盜賊、忠義之不相蒙，猶冰炭之不相入也。希真與公明同為跋扈飛揚，千載定論，莫不共見為劇賊渠魁，亦何所用其深諱？以賊取賊，不得為竊；以盜攻盜，不得為討。青雲本非公明所固有，希真取之不為貪，而公明不怒不為厚也。天子未嘗以征伐命公明，而公明私自發難於猿臂不為順，而希真悉力拒戰不為過也。方今宋室無東周之衰，而

公明欲以匹夫行威文莊穆之事，希真竊疑之。夫天下莫恥於惡其名而好其實，又莫恥於無其實而竊其名。公明忠義之名滿天下，而不察殺人亡命，有司所宜問，無故而欲效法黃巢；血染滎陽，世人所宜駭，乃飲怨銜毒，報復盡情，行而宜之之說安在？嘯聚而後，官兵則抗殺官兵，王師則拒敵王師，華州、青州、東平、東昌，皆天子外郡，橫遭焚掠；黃鉞白旄，賞功戮罪，皆朝廷玉章，俱為僭用，不背所事之說又安在？如是而猶自稱為忠義，希真雖愚，斷不能受公明教也。且夫希真所為，非不大類公明，然逆料天下後世，必薄責希真，而厚疑公明者，何哉？希真不敢樹忠義之望，而公明不肯受盜賊之名也；希真自知逆天害道，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。無鹽自慚媿陋，人皆諒之；夏姬自伐貞節，適足為人笑耳！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詔，鼓行而東，希真束手就戮，夫復何言。若乃假忠義之名，徘徊觀望，必有先公明而為之者。公明自顧不暇，奚暇為希真借耶？夙慕梁山強兵百萬，公明韜略淵深，倘惠然肯來，希真亦有羸卒萬人，靖壁以待。兩相攻殺，彼此無名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勝或負，等諸觸鬚之得失。所謂盜弄演池，無足重輕者，何用假朝廷，說忠義，陳天道，如此驚天動地為也？謹復左右，其熟圖之。」

宋江看罷大怒，吳用等也都呆了。宋江氣得面如噴血，手腳冰冷，不覺昏厥了去。眾人忙喚，方醒過來。宋江大罵：「希真賊盜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」眾頭領無不大怒。只見李逵在旁冷笑道：「哥哥不聽我的言語，卻吃這廝奚落。」宋江大喝道：「黑廝省得什麼，又來胡說！」李逵道：「我雖不懂文理，只看哥哥見了書信，氣得這般光景，必是那廝笑我們受招安。早知不聽那鳥知府哄，豈不是好？」宋江聽了這話越怒，要斬李逵。吳用喝道：「哥哥正在不快，你省說句，靠後去！」喝開了李逵，又對宋江道：「哥哥息怒，那廝依仗有些人馬，要和俺對敵。正要去擒他，他倒來吹毛求疵，定要洗蕩了那廝的巢穴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說得是。」

次日，宋江教裴宣計較下山人數。正說間，忽報濮州林沖頭領差人投文來。宋江喚人，取信看時，乃是林沖探得高衙內做曹州知府，林沖記念前仇，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，擒拿高衙內，「千萬與兄弟作主」等語。宋江看了，與吳用、公孫勝商量道：「林兄弟此仇不容不報，只是攻打猿臂寨這機會不可失，其勢不能兩顧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可寫信與林頭領，勸他暫忍數日之氣，等打猿臂寨得勝之後，定然與他報仇便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林頭領每提起高俅陷害一節，怒髮衝冠，眼中冒火。今日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雖寫信去勸他，恐他未必忍耐得。貧道想，何不遣人去替他回來，同去打猿臂寨。一乃仇人離開眼前，二乃林頭領武藝超群，須知少他不得，豈非兩全其美？」宋江道：「此論極是。」當日便令雙槍將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沖，這裡且按兵等待。不日，林沖回到梁山。宋江接著道：「非是不許賢弟報仇，奈此番攻陳希真，機會不可失，望賢弟助我。俟勝了希真，攻打曹州，報賢弟之仇，都在宋江身上。賢弟休煩惱！」林沖領諾。

當日便寫下告示，將下山打猿臂寨頭領分作兩起：頭一撥宋江、花榮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，共帶六千步兵，六百馬軍；第二撥便是林沖、秦明、戴宗、張橫、張順、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，又去兗州調回時遷，以備探路之用，也帶領六千步兵，六百馬軍。兩起共是一萬二千步軍，一千二百馬軍。教宋清先備得勝酒筵，眾頭領歡聚一夜。宋江向吳用道：「那年我打祝家莊，先是自己去，未能得利，幸虧軍師到來，助我成功。今仍欲煩軍師同往，早晚可以商議，未知可否？」吳用欣然領諾。便又派呂方、郭盛同行，宋萬、鄭天壽接應糧草。盧員外並一切頭領鎮守山寨。當日宋江領眾下山，殺奔猿臂寨來，早有細作報與陳希真。

卻說陳希真自從吞並了青雲山，又開得銀礦，煎煉銅斤，又招撫散亡流民，開墾地畝，四方無業饑民多來歸附，又令侯達提調窯器，私通客商，發去各路銷賣，官府幾番也禁止不得，因此兵糧充足。眾英雄見希真並不劫掠而自豐富，都各歡喜。陳希真恐梁山來戰爭，將三寨錢糧計會一切事務，都委劉廣、苟桓在猿臂寨掌管，自提精兵駐紮青雲山。

那時正是三月中旬，天氣和暖，祝永清與陳麗卿已成合巹之禮，正在新婚之際，連日慶賀宴會。自希真復了宋江信之後，乃集眾英雄議事。眾英雄禮畢，分班坐了。希真笑道：「可笑宋江這廝，把這等信來唬嚇我。我等豈是受他籠絡的，吃我回他這封書。那廝見了，不歇個死，也有九分沒氣。他必然興兵動眾，拼命而來，當如何對付他，願聞眾位妙策。」只見慧娘答道：「邇年來梁山正強，兵精馬壯，今被姨夫一激，來勢必然兇猛。兵法云：避其朝銳，擊其暮歸。何不深溝高壘，守老了敵兵。待那廝退去，隨後掩殺，可獲大勝。」語未畢，只見祝永清道：「秀妹妹之言，雖合兵法，但我更有一計在此。我早料這廝要來，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，如此如此安排下了。今求泰山與小婿三千精兵，渡過魏河，背水下營。那廝若打從這條路來，先殺他個下馬威，再依秀妹之計堅守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你二人之計都妙。賢婿去時，三千兵恐不敷用，竟帶五千兵去。我在魏河這一岸，紮營等你。」眾頭領聽了，無不忻然。慧娘道：「玉山兄既有此妙計，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。」希真問是何物，慧娘道：「甥女前日曾教水軍用捍水壘，可以伏居水底，姨夫已准用了。今就以此法變化，造成飛橋。此橋亦用黃牛皮做就。這橋若拆散了，軍士們身邊可以分帶。湊起來頃刻成一座浮橋，千軍萬馬，任意可渡。用畢，頃刻可以收拾，毫無形跡。奴已備好在此，今玉山要背水立營，這橋正得用。」永清聽了大喜。希真道：「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來，便知端的。」

不日，細作回來報道：「宋江等領一萬多人馬來廝殺也。」希真便傳令先將磚城工作停了，張家道口，除苟英領三百兵鎮守鐘樓之外，不許存留一人。一面去新柳營調回祝萬年；又去虎爪關調回劉麒；猿臂寨調回苟桓、王天霸，派謝德、婁熊權去代領。這裡兵馬分作兩起：第一撥祝永清、祝萬年、陳麗卿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王天霸，共領步軍五千，馬軍五百，下山渡過魏河，背水下寨；第二撥只是希真同慧娘、劉麒、苟桓四人，領大兵隨後下山，就魏河東岸下寨。另撥一千軍，帶著飛橋，按應祝永清。分派已定，只等梁山泊軍馬來到。

卻說宋江帶領人馬殺奔猿臂寨來，離青雲山尚有二三十餘里，下了寨柵。宋江在中軍帳裡坐下，和吳用商議道：「我聽說青雲山左側張家道口，四邊都無依傍，敵兵難以把守，我就那里長驅直進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不可。陳希真不比等閒之輩，豈肯留此大破綻，那裡必有防備，莫如夾魏河立寨。」宋江道：「夾河為陣，他不肯來，我不可往，守到幾時去？」吳用道：「事難預定，只可相機而行。且先使兩個分頭去探聽路徑，才可與他對敵。」宋江便差戴宗、時遷去探路。次日一早，戴宗回來道：「陳希真差他女婿祝永清，同祝萬年領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營，希真自己卻在河那一岸，倚山紮寨。魏河裡並無浮橋，亦不見一隻渡船。祝永清的營盤係是五營，分東西南北中，海棠花式樣安紮，背後緊靠著魏河。」正說間，時遷亦回來，說道：「小弟去張家道口打探，那張家道口空蕩蕩的並無一人一馬，正在那裡修造磚城，滿地堆著磚石，亦不見一個工匠，四面各處看探，人影也無。只有三里遠近，正中一座鐘樓，旁有幾間小屋，想有些少兵丁居住，餘無別物。任憑生人來往，亦不稽查。」宋江、吳用聽了，甚是疑惑。宋江道：「這也作怪，卻是何故？」忽報祝永清下戰書，吳用批刻日交鋒。宋江道：「他背水紮營，必有緣故，軍師怎樣勝他？」吳用道：「拔寨前進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就前面險要處安營，我兵初到，銳氣甚盛，休要鬥將，可與他混戰取勝。我兵即或不利，可以退守。那張家道口必有備防，休去睬他。」

宋江依言，當命三軍飽餐戰飯，拔寨都起，離祝永清不過三二里之遙，依著樹林，一字兒紮下三個營盤。中軍是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林沖、花榮、李逵，左營是李俊、穆洪、楊雄、石秀、張橫、張順，右營便是秦明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、戴宗、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、時遷。安營已定，吳用對宋江道：「既與他混戰，可將軍馬分為四隊，奇正相生，必獲大利。」宋江道：「有理。」當時宋江與林沖、花榮、李逵領前隊，李俊、穆洪領左隊，秦明、黃信、歐鵬領右隊，楊雄、石秀、楊林、戴宗領後隊，只有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二張、馬麟、鄧飛、王英、時遷守營。分派已定，宋江正待領兵出陣，忽聽得右軍營裡喊聲大振，槍炮震天，連次來報：「敵兵劫寨，已殺入圍子裡，兵馬不知從何而來。」宋江、吳用大驚，忙傳令道：「右營已中奸計，中軍、左營休動，切不可去救，那廝必有外應。但有外應賊兵來搶中左二營，不問多少，只把神臂弓射去，休容他近寨。」道言未了，中營後面早已火發，糧草堆齊著，人馬亂竄。吳用只教體動，妄動者立斬，只將神臂弓、佛郎機保住中軍，又吩咐左營一樣如此。果然陳麗卿來搶中營，王天霸來搶左營，三五番衝突，都被神臂弓射回，不能殺入。那神臂弓是兩人分用一張，一弓發三箭，長六尺，發遠

五百步，乃是宋朝利器。當時祝永清、祝萬年從宋江營後殺出，乘勢縱火燒糧，也被神臂弓、佛郎機阻住，不能殺到中軍。只有欒廷玉、欒廷芳，出其不意殺入右邊營內，逢人便砍。右營賊兵不及備防，吃欒氏弟兄殺得馬仰人翻，那馬麟、鄧飛、王矮虎、時遷都從亂軍中逃出性命。祝氏、欒氏弟兄四人，合兵一處，斬首無數，掌得勝鼓回營。麗卿、王天霸已收兵而回。

這一陣殺得那梁山兵膽戰心驚，更不知猿臂寨人馬從何處殺入。細細查看，中營後面、右營圍子裡，都有七石缸大小地穴數處。原來都是祝永清預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，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紮營，果然中計。當時查點，損傷二千餘人，燒壞糧草器械無數，幸虧軍師吳用鎮定中營、左營，不致失利。宋江大怒道：「祝小畜生焉敢如此！」便傳令起合營兵馬前去廝並。只見探路兵來報道：「祝永清得勝後，便拔寨都渡過河去了。紮營處只是一片空地，一物全無。」宋江、吳用驚訝道：「這廝又不備船隻，不搭浮橋，卻怎生渡得這般快？」當夜宋江與眾頭領在寨中商議，都疑惑不定。

次日，宋江差人渡過魏河，直到希真營內下戰書。希真批來日渡河交戰，書後又批道：「夜來小婿行小狡猾，戲弄足下，幸勿介意。」宋江愈怒。次日，宋江嚴整隊伍，在魏河西岸，擺成陣勢等候，希真並不出戰。宋江著人去催，希真回書謝道：「小女於歸，今日正當彌月，敵寨設酒慶賀，無暇廝殺，故而爽約，望改期明日。」宋江怒極。氣得個李逵暴躁如雷，道：「為何不渡過河去，怕他甚鳥！」宋江道：「兄弟也說得是。」便傳令搭浮橋渡河。吳用再三苦勸道：「哥哥，你忘了天書上明明寫著：臨敵休急暴，對陣莫匆忙；急暴難取勝，匆忙多敗亡。古來兵家犯此取敗者，不知其數，兄長豈可蹈其覆轍。請暫息一時之怒，從長計較。吳某不才，管取一條計勝他。」宋江只得忍一口氣，收兵回營。

次日，宋江又陳兵西岸，遣人去希真處挑戰，仍不見動靜。直至下午，希真方批回戰書道：「公明既善用兵，何不渡過東岸一決勝負？希真若半渡邀擊，非丈夫也。」宋江腦門都氣破了，對吳用道：「這賊道欺我太甚，當用何法攻他？」吳用道：「小可算定了，這廝欺我不敢渡河。我一面只顧搭浮橋，假作欲渡之勢。仍將兵馬分作兩撥，兄長領一撥，今夜悄悄從上流頭黃葉村渡過去，小弟探得那個村坊有百餘家煙灶，多是漁戶，水勢尚淺，漁船甚多，可借他作浮橋。但必須另留一枝兵射往岸口，方可過去。一到彼岸，先占地利，紮下營寨，然後進戰。小弟自同眾兄弟從此地進路。兩面策應，此河可渡也。」宋江聽罷甚喜。

當日黃昏時分，宋江仍同花榮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，帶一半人馬，投黃葉村去；吳用分一半人馬鎮住河口，催督軍士鋪搭浮橋，假作渡河之勢。當晚宋江領兵奔黃葉村來，叫穆洪、石秀帶數個嘍囉，先到村中去曉諭百姓：「休得驚恐，我不過借此渡河，決不煩惱村坊。各宜安靜，妄動者立斬。」穆洪、石秀領命去了。宋江到得黃葉村，已是初更天氣，那些百姓漁戶都來焚香迎接。宋江都安撫了，就叫借眾漁戶的漁船，趁月光下搭起浮橋。二更時分，早已完畢。宋江留黃信、歐鵬帶領弓弩手，射住岸口，宋江同眾好漢渡過魏河東岸，果然神也不知，鬼也不覺。宋江甚喜，暗傳號令，人皆銜枚，馬皆勒口，順流迎下去。走得五七里，已近半夜時分，宋江同花榮相了地利，倚山傍水之處，住下兵馬。宋江對眾好漢道：「吾在此處安營下寨，希真堅守不出以為得計，今已入其內地，再奪得他幾處險阻，更有吳軍師策應，那怕這廝不敗！明日眾位弟兄與我努力。」眾頭領欣然領諾。

宋江正令軍漢們搬泥運石，掘壕鑿塹，安立營寨，忽聽半山裡一個號炮飛入雲端，四面喊聲大起，猿臂寨兵馬漫山遍野而來，梁山兵慌忙迎敵。兩下交鋒，混戰了一夜，天色大明，希真方才收兵。宋江帳房器械失去無數，安營不得，只得屯在一個林子內。正與眾好漢商議間，只見戴宗趕來道：「軍師請大哥不如收兵回去，河口浮橋已被希真燒斷了。昨夜賊兵渡過河來劫營，吃軍師防備得緊，只傷了些伏路兵，不曾吃他得便宜。特請大哥回去商議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已渡過此岸，正好與敵人決戰，何故退兵？」花榮道：「既是軍師如此說，定有妙計，哥哥須要依他。現在黃葉村的浮橋，得黃信、歐鵬把守，雖不妨事，恐再中那廝奸計，老大不便。」戴宗道：「那廝渡河，並不用船隻橋樑，在水面上來去如飛，正不知是何故。」宋江與眾人都甚驚疑。宋江聽了這話，只得收兵回黃葉村。希真亦知宋江軍有紀律，兵勢未衰，不敢追逼，亦自收兵而回。

那宋江到了黃葉村，黃信、歐鵬接應，仍過了魏河西岸，令花榮、穆洪、黃信、歐鵬斷後。歸到大寨，吳用接入。宋江問吳用道：「賊兵雖與我混殺一夜，不過小失了些人馬器械，並未挫動銳氣，軍師何故要我收回？」吳用道：「那廝昨夜亦來劫寨，吃我防備，不被他著手。我因見彼軍渡河，不用舟揖橋樑，大有可疑，真有神出鬼沒之機。深恐兄長有失，所以請回，從長計較。如果勝他不得，小弟愚見，不如且歸山寨，再候機會。若曠日持久，糧草不繼，兵馬守老了，一發吃虧。」宋江聽罷，沉吟不語。眾頭領亦意見不同，也有說退兵是的，也有不甘心退兵的。看官，就是熟諳兵法的人，到此也難預決。究竟不知梁山兵進退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